

己未

52065

第166

武汉工人文艺创作丛书

戏剧第二辑

人心向高炉

(独幕话剧)

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宣传部 編輯
武汉市群众艺术馆
武钢工地管竹卿 作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234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，真实地描写了武鋼高爐工地的工人群众，为了使高爐早日出鉄，不分昼夜地忘我劳动，找窍门，挖潜力，改进操作方法，革新技术，出色地完成了生产任务。剧本还批判了个别人一味苦干、缺乏鑽勁的工作方法和不遵守劳动紀律的行为。当中穿插了一些爱情故事，生活气息很濃厚。

人 心 向 高 爐

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宣傳部 編輯
武汉市群众艺术馆
武鋼工地管竹卿 作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漢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82}$ 开· $\frac{13}{16}$ 印張·16,000字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200

統一书号：F10106·179

定 价：(5) 0.08元

編輯例言

- 一 为促进本市工人业余文艺創作大跃进，使工人业余文艺創作更好的为政治、为生产、为工人群众服务，我們決定編輯武汉工人文艺創作丛書，作为本市工人文学艺术創作的园地。
- 二 工人文艺創作丛書專門选輯本市工人作者的作品，它包括戏剧、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特写、曲艺、歌曲、美术等各种形式文艺作品的选輯或单行本。
- 三 本丛書是供給工人閱讀及演唱用的，因之要求短小精悍，通俗易懂。在內容上，要求及时反映工人的现实生活与斗争，特別是在生产大跃进中涌現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。对較好的长篇作品，也很欢迎。
- 四 希望全市的工人作者同志們都踊跃的为本丛書写稿，来稿請寄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宣傳部或武汉市群众艺术馆均可。

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宣傳部

武汉市群众艺术馆

時間：1958年3月某晚。

地點：武鋼某工程公司職工宿舍。

人物：

劉志明——青年鉗工，共青團員，23歲。

胡 亮——青年鉗工，25歲。

張連才——老工人，生產組長，共產黨員，45歲。

張玉英——女焊工，團員，張連才的女兒，21歲。

王主任——車間主任兼黨支部書記，30多歲。

布景：是一間離施工現場不遠的單身宿舍，有門有窗，房間內擺兩張單人床，房間中央擺一張三斗桌，兩張小方凳，桌上有書籍、鏡子、茶缸等物。兩張床上的鋪蓋很不調和：一個整齊，一個凌亂。透過窗戶可見高爐現場施工夜景，窗外閃着路燈光輝，剛發芽的楊柳枝在燈光下隨風擺動，使人感到春夜的工地十分壯麗。

〔幕啟：房間主人劉志明，伏在桌上全神貫注地用鉛筆在划着什么，比划一陣思索一陣，又起來踱一陣步子，然後再坐下來重划，看起來，他在考慮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。不久，門外哼着小曲，隨着急促的脚步聲，推門進屋的是個二十四、五歲的青工——他就是胡亮，他迈着京劇台步，作做戲狀。〕

胡 亮：小生姓張名洪，字君瑞，年方二十有五，三月初八

子时生，嗷嗷嗷，偌大年华尙未娶妻啊！

刘志明：（見胡這般動作，暗自發笑）亂彈琴。

胡 亮：（走近刘座旁一撇眼）噉！小刘，你又在搞什麼偉大創舉呀。

刘志明：（有些嫌煩）安靜点小胡，你一進屋，門就得轉向。

胡 亮：（开玩笑）哼，這是我的自由，业余时间我可以任意支配，你呀——管不着。（說着說着，便坐在凌亂的鋪上，脫下鞋襪，嘴里哼着“馬路天使”插曲：“天涯呀，海角……”）

胡 亮：噯，小刘，今下晌你干多少？

刘志明：十四个角框，外加鑽眼。你呢？

胡 亮：十六个角框，眼沒鑽上一半，下班鈴响了。

刘志明：你也“着”得不善呀。

胡 亮：別提了，不看在老張头份上，我他媽才不干哩！（換語氣）小刘你說說：咱們名义上叫鉗工，干的都是些啥玩意？！笨的要死，累的够噲，到月末一开支，拿不过人家焊工組的錢。咱先不談人家活計好干；（糾正地）唔，說老實話，他們干得也不賴，可人家不受氣，咱們累死了还得听“痒痒”，“慢啦，供不上啦，鉗工組加油啦……”。

我看哪，这种跃进再搞下去非把大伙跃垮不可！

刘志明：（揭底）我看別人都不會垮，就怕你……

胡 亮：（自尊心所致）我！我他媽不是吹，再“攔”两个月也不在乎。（提醒刘）你忘記了沒有，那回咱們在富拉尔基跟鉚焊隊競賽，“着”得楞不楞？沒到兩月，鉚焊隊賽垮了；再說，咱們那回拿的工資分也够痛快啦，到月底嘩啦啦啦一百多塊。這一回呀，拿錢不多，窩囊氣倒受得不少。

刘志明：你怎么一張嘴就是錢呀錢的，咱們干活为的是高爐提前生产，有什么窩囊不窩囊的。

胡 亮：（又要邪）是呀，咱这号人就比不上你們：白天跑跑顛顛，晚上搞創造发明，将来成功了，有名有利。咱們扛小旗的到老还是扛小旗，頂多換个名堂，叫作跑龙套。

刘志明：（規劝地）小胡，你这話說的不对，咱們大伙干活誰也不是为个人，都还不是为了高爐早日出鉄。再說，得来的荣誉是大家的，不能单凭那个人。（启发地）就拿你來說，你比我早二年进厂，技术等級比我高，經驗比我多，要是真的使上勁，我看你决不次于焊工組老李。

胡 亮：別来个別表揚啦，在生活会上，姓胡的給你們噤里叭啦弄得下不了台！

刘志明：（进一步規劝）兴許我帮助同志的态度有些生硬，下回注意就是。但是，生活会上大伙对你提的意見，个頂个都是实在話，比方說：跃进规划通过以后，你老兄經常迟到。干活思想不集中，六号那天，一头响打折（音舌）两根鑽头。厂里开个什么会，你就事先脚底擦油——溜之大吉，还有返工事故你也出得不少。

胡 亮：（厌烦）行了行了，你一說开，就沒个完，給別人提缺点，好象比吃肉都痛快。

刘志明：小胡，正是咱俩彼此都挺了解，我才有啥都跟你直說。

胡 亮：省省吧小刘，留句把下回再說行不行？

刘志明：（抑止住自己感情）小胡，咱們一块从东北到中南，別看咱岁数不大，到过地方可不少：沈阳、鞍山、富拉尔基、哈尔滨……这回又到武汉参加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爐

建設，黨和人民把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座自動化高爐建設任務交給我們，這担子可不輕啊！儘管擺在我們面前成千上萬條困難，但是，一想到祖國的未來，一想到黨和毛主席，一想到今年國慶節高爐鐵水嘩嘩的奔流，我可樂壞了，干劲也就更大啦。現在吶，高爐正式生產的工期又提前了，你說，這該多好啊！小胡，拿出干劲吧！高爐還需要我們把大批埋設鐵件制作好，交給下一道工序，讓他們日夜不停地澆灌混凝土。你也知道：誰的任務耽誤一天，就直接影響高爐晚一天流鐵水……

胡 亮：知道知道，這個政治課早聽過了。

劉志明：（孜孜不倦地）你，你看你，我看這是最實在的道理。

咱們年輕人要正確地對待日常生活，俗話說：“黃金難買少年時”，你我都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，在生產上當然是生龍活虎的才對。

胡 亮：（刺耳）你左一個生產，右一個生產，好象咱這廠就是你有主人翁思想似的。

劉志明：（有些沉不住氣）小胡！要是大伙高興就干，不高興就泡，我看高爐出鐵到明年“十、一”也夠噲。

胡 亮：我看你拿錢不多，管的事兒不少，大伙都象你那樣整天跑跑顛顛，公司發獎品都發不起。

〔冷不防張連才破門而入。〕

張連才：你們在吵吵什麼？！（對胡）小胡，你在干啥玩意？

胡 亮：（正用手在頭上抓痒，誤解其意）哈，干啥玩意，懶得打水，頭痒得蝎虎，採取臨時措施。

張連才：（沒好氣地）誰跟你扯這個淡，你今下晌干的那份活眼

鑽偏啦。

胡 亮：啊！（失措地，忙穿鞋想走）

張連才：（拦住胡）上那去？

胡 亮：（羞慚地）我去看看，不行的話，今晚返一返工。

張連才：別去啦，我給你整好了。人家高爐工地急待用，我搶了一個多小時，才叫高爐工地拉跑了。（對胡）站這干什么？（胡茫然坐在自己鋪上）小伙子，太冒失啦，任務這麼緊，還碰上返工，這純粹跟我老張過不去呀。（教訓地）唉！你們哪，真是生在時候上啦，要是在當年——咱們那會兒跟掌櫃的打零工，干出返工活來，別說听掌櫃的嚷嚷，就是在老師傅之間也够羞死的啦。現在呀，搞錯了重來，過去那來的這份好事。（稍停，沉思）哎，扯遠去啦，小胡，下回可得注意呀。

〔胡亮点點頭。〕

劉志明：張師傅，你坐會吧。

張連才：不用啦，（其實已不自覺地坐下來）小伙子，咱組進度成問題哪，你看焊工組，月計劃五十噸，他們干了半拉月，就完成六十八噸。哼，這幫家伙可有點驕氣，自個兒沒跑多遠，就牛轟轟的來催咱們，儲小個子更蝎虎，一天總得來几遍，催這要那的，要不是整風呀，我早就和他干上嘍。（轉口氣）也難怪，人家下一道工序干完了，咱供不上，不催你催誰。（又轉口氣）想不到料倉棧橋的工期逼的這樣緊，嘴說三月下旬提成品，現在還不到十五號，就催着咱們交任務。據說打洋灰的工期又提前十天，照這樣下去，就是神仙也對付他們不了。

刘志明：(也有些吃惊)張师傅，你听誰說的？

張連才：李工长嘛，(又补充一句)这还是小事；更严重的是卷揚机室那份埋設件催的更紧急，头天下任务，第二天就提成品。高爐工地張調度員今下晌看見我說：他們下星期三打灰，要求咱們一定抓紧，要是咱們拖它一天，就等于整个工期拖延一天。那时候因为鉄件供不上，高爐工程停工，那他媽才丟人哩。誰的眼睛不向着高爐，要是人們知道耽誤澆灌混凝土的原因出在咱們車間，而且是咱这个鉗工組，这个坏影响可了不得呀！

胡 亮：(不滿)他們施工單位早干啥吃的，圖紙才剛下達，就想要成品，沒那麼便宜，咱又不是孫悟空。

張連才：(責怪地)你看你，這是什麼時候，躍進嘛，施工進度提前啦。

胡 亮：那就脫褲子讓人家打咱屁股唄。

張連才：不行，打也打個主動，我和李工长剛才研究過啦，咱們組還有潛力，決定挺起來加把油干，星期天再加上一班，你們小伙子們犧牲一個禮拜天休息，我老头子沒關係，好歹拼上我這條老命，也得把它搶出來。

胡 亮：那不行，我禮拜天還有事哪。

張連才：少休息一天嘛，這一點干劲都沒有，還嚷什麼躍進。

刘志明：張师傅，焊工組一天叮咱們好幾遍，料倉棧橋任務很緊，卷揚機室埋設件還沒交工，离打灰只有四天工夫，要是只靠硬干，光干卷揚機室的活也不一定有把握，我看得想點別的办法。

張連才：(以為刘也不肯出力)別的有啥办法？克服困難嘛，就

得有干劲，个把礼拜天算得什么，难道你也叫别人看咱小组笑话。

刘志明：（知張誤會其意）不，張师傅，我并不是說星期天能不能干活，我是說，咱們硬拼不是个办法，（提醒）咱們生产上关键問題就在割料時間花得太多，要是咱能在这方面想个把好主意，兴許不会那么被动。

張連才：在这节骨眼上还能允許咱去胡思乱想。

刘志明：張师傅，我想，（拿起草图）我想搞个“切割器”，昨天和电工老孙研究了一下，根据原料推算，有八成希望，但是刀片上的技术問題不好解决，張师傅，图纸我画起来了，还有問題，你看看，如果能行的話，准能提前做完这批活，对将来的工程用处更大。

張連才：什么切割器？

刘志明：电火花切割器。

張連才：嗨，你在搞啥名堂，人家苏联比咱先进的不知多多少倍，都沒搞出个“七割器”、“八割器”来，凭咱这个笨脑袋瓜还想搞那玩意；再說咱任务那么紧，火上房了撒泡尿救火頂个屁。我劝你呀，趁早……

刘志明：（恳求地）你先看看，張师傅，不行再說。

張連才：（用手擋过）不用看啦，我知道，現在的問題，只有使勁搶，別的門道沒有。不信，你着量着量，（指刘手中图）到老也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費蜡。

刘志明：（央求）張师傅，你还是看看，兴許这办法能行，要是搞成了的話，不单是解决咱們当前任务的需要，卷揚机室鉄件两、三天就能出厂，高爐工地可以提前打灰；

对于将来鉄件的制作，好处也很大。这就是說，我們工作效率可以成倍成倍地提高，高爐所有的埋設件可以提前交工，半年完成一年任务更有把握。

張連才：嗨，小刘，現在上边任务挤得那么紧，眼睨这批活有交不了工的危險，我当組长的急得要命，你們不但沒帮助我分分心，还坐在那空想創造发明，我那来閑心跟你搞这名堂。

刘志明：（失望地）照你这么一說，咱們是沒資格研究新工具了。

張連才：（不耐煩）我是生产組长，生产任务完不成要我負責。

我放弃任务不抓，帮助你們搞这名堂，耽誤生产，还說我不务正业呢。

刘志明：（发急）你不要誤会，張师傅，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叫咱們組难堪，我希望咱組能在跃进的基础上再跃进。

張連才：（发现自己太冲动，竭力緩和空气）小刘哇，我了解你的好意，可是年輕人往往有这种小缺点：干活凭兴趣，喜欢吃大飯，总希望自己不費啥力，搞出点把成績来。話又說回来啦，你得了解这一点，发明創造，不是那么容易，別看人家王崇倫搞个万能工具胎，人家不是一天半天的工夫；何况中国只有一个王崇倫。就說苏联吧，人家还不是用切板机割鉄板，碰到那些奇奇怪怪的鉄料，切板机也沒門。难道說，咱們比苏联专家有能耐？当然啦，你現在兴趣很大，一句半句和你說不通，将来你碰一鼻子灰之后，就知道我老張說的話在理。青年人，作事要稳重嘛，办不到的事情空想頂个啥？

刘志明：（仍不灰心）張师傅，領導上不是号召咱們大胆想，大

胆干，不要迷信嗎，只要咱想的办法能行，管他那些干啥。凭你張师傅这一手好技术，經驗又多，(又恳求地)只要你給我想点招，我保証不耽誤……

張連才：(有些伤脑筋)唉，小刘哇，我向来都以为你好說話，这一回你偏和我犟这个勁，能行我不早就說了嗎，現在技术公开，誰还能留一手，死了又不帶到棺材里去。行了，我得回去吃飯。

[室外傳來清脆的呼喚声：“爸爸！”声剛落，門开了，进屋的是女工打扮的姑娘張玉英。

張玉英：爸爸，你上那去啦，到处找不着。

張連才：(玩笑地)这不是在这儿哪。

張玉英：还說呢，晚飯早凉了，媽又該生气啦，还不回去吃飯。

張連才：(风趣地借此脫身)她生气，这說明她“服务态度”有問題。

刘志明：張师傅咱們还没扯完啦。

張連才：那玩意儿以后再研究吧。(已走出門)

刘志明：不，張师傅。(跟了出去)

[張玉英想跟着走，被胡招呼住了。

胡 亮：小張，忙什么；呆一会嘛。(連忙讓座，并将水瓶里仅有的半杯热水倒在杯子里双手捧上)

張玉英：(被这种殷勤的举动弄的只好坐下)我得回去，晚上还准备赶点活。

胡 亮：不要紧，那好办，好办。

張玉英：那你有事干脆說吧。

胡 亮：(有些发窘)哎，其实嘛，沒啥事，坐一会唠唠家常嘛。

張玉英：(立起来想走)那么說，咱們以后再嘮行不行？

胡 亮：阿呀，真是……你先坐下，对，你先坐下，我……哎，
我有个問題，哎，玉英啊，(亲切地)这儿沒外人，我想，
我想——征求你一些，呃，你对我有啥看法和意見？
(恭恭敬敬，嘻着臉，偷看英的表情)

張玉英：我对你有啥意見，(会意，但装着不解)你們小組里的
同志不比我更清楚嗎。

胡 亮：(急忙轉过身子)不不不，我是說：关于你个人，呃，
对于我个人，咳，对于我个人有什么……

張玉英：(摇摇头)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

胡 亮：(臉脹的通紅)啊呀，你这人，真是，如果你能保密的
話，那我說，我就老老实实表一表，我……哎，你看怎
样？

張玉英：(豁出来了)那有什么呐，你就說吧。

胡 亮：(語无倫次)其实哪，我自己哪，对于你的印象哪，呃，
我哪，反正我是心到神知，咱們哪，不，我个人哪，老
里八早就有那么个想法，不知你对我……你看……

張玉英：啊呀我的天！

胡 亮：(双手按)輕点輕点。

張玉英：看你平时說話唧唧呱呱，大名鼎鼎的，为啥見了我，
就这般模样。

胡 亮：(忘其所以)对对对，我，唉，我他媽就那么“二虎”，
其实嘛，心眼到挺直。見人想說个什么，一肚子話到了
嘴边就走天門盖溜啦。哎，你喝水吧，喝水。

張玉英：不，我还有事，下次有时间，咱們再嘮。(站起来就

走)

胡 亮：呃，玉英你坐会嘛。(双手阻止英前进)

張玉英：(发怒)你这是啥意思，平白无故，咱俩河水不犯井水，拉拉扯扯算个啥？

〔正在糾纏的时候，小刘垂头丧气地一脚跨进門，見胡亮和張玉英二人如此，一怔。

胡 亮：(正窘得无法，見刘进屋，言不由衷地)怎么样，研究好了嗎？(刘摇头)沒有，好，我去打点开水，小張，你坐会嘛。

〔胡亮提水瓶下。

張玉英：(亲切关心地)爸爸怎么說。

刘志明：(煩惱地)还是那个勁，老說不行。

張玉英：我去找我爸爸說去。

刘志明：不行，現在他只迷着硬干，別的他什么都不感兴趣，我想去找支書談一下。

張玉英：那也好，可你別太急了，当心身子搞坏了，瞧你現在成个啥样，急的象小孩要哭似的。

刘志明：別开心了。

張玉英：唉！小刘，小胡你們小組也得管管，太不象話了，要不是看在你們小組面上，我簡直想罵他。

刘志明：(未注意張玉英的話，思想集中在发明問題上)主要是刀片問題不好解决。

張玉英：你在說什么呀！人家說小胡……

刘志明：这不能怪他。依我看，咱俩的事他并不太清楚，要是真的清楚啦，他决不会再找你談这說那的，只要把問

題向他說清白就行了。

張玉英：他要再找我胡說八道，哼！看我饒不饒他！

劉志明：不要瞞，人家這份心情，應當看作是好意。是啊，也許往常多少帶些牽連。

張玉英：（臉色頓時起變化）你，你这是啥意思？！我和他有什么牽連，別看他那麼獻殷勤，我根本沒在意。（長出一口氣）你也該休息了，我還有事呢。（慢慢地步出）

劉志明：（一個箭步，拉住英）玉英！我現在心里很煩，剛才那話太冒失，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情，怪我好不好？

〔張玉英被劉志明一把拖住，心早就軟了一半，這一道歉已烟消云散，但張玉英還是慢慢抬起頭來，劉志明目光偷看對方的反應，於是四只眼睛漸漸轉到一起，雙方都自然的露出笑容。〕

劉志明：玉英，我看你對人看法也不全面。俗話說：門縫里看人，是扁的。其實胡亮這個同志（胡亮打開水回來，听劉志明在說自己，就站在門口听）是個实实在在的直大漢，脾氣上來犟的蝎虎，五分鐘一過就沒事，干工作是一把好手，就是政治上不大開展，生活散漫些。今後咱們要主動幫助他克服缺點，他還是會成為一個好同志的。

張玉英：這是你們小組事，關我什么的。

劉志明：這可不象共青團員說的話喲！當然幫助他我們小組應多做些工作，不過我也曾經想過——

張玉英：想過什么？

劉志明：我想等他稍有轉變後，幫他介紹一個對象。

張玉英：想的可遠。

劉志明：這還要靠你給他幫忙了。

張玉英：（奇怪地）什麼？

劉志明：咳，你看小李子怎麼樣？

張玉英：論胡亮那方面都還可以，就是就是……

劉志明：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，缺點是可以克服的，咱們缺點也不少呀！

張玉英：（表示贊同）那，好吧。以後他要轉變了，我就去試探一下口氣。

劉志明：是嗎，你得作作工作，關心關心你們女同志的“出路”問題呀。

張玉英：去你的吧。

劉志明：噯，你看咱這問題怎麼辦？

張玉英：怎麼辦！（錯覺而神秘地）怎……么……辦。（嫣然一笑）

現在不是商量這些問題的時候，等有機會再說。

劉志明：現在不能商量，請問到什麼時候才成熟？

張玉英：等成熟的時候成熟。

劉志明：別開玩笑了，等你那個成熟什么都完了。

張玉英：喲！看你急的，年紀輕輕的，忙什麼！

劉志明：（知玉英錯覺）我的天，你知道我和你說些啥！

張玉英：（頑皮地）哎呀，我的天，我知道你說些啥！

劉志明：（沒好氣）我是在談工作嘛。

張玉英：（不好意思）你为啥不早說呀，哎，志明，團支部發的參觀券剩下四張，咱小組沒人去了，咱倆星期天去漢口看展覽會去。

劉志明：（指圖紙）這事搞成了就去，搞不成哪兒也不去。（稍停）咱鉗工組任務成問題啦。

張玉英：（傲慢地）哼，你們鉗工組呀，还是給我甘拜下风吧，
看你們那帮老牛拉破車吧……

刘志明：好，你爸爸是鉗工組長，这一回呀，他……哎你也
成了小牛啦。

張玉英：去你的吧，我爸爸在外，我是說你們这伙保守主义
者呀，咱們焊工組半个月发明五种新工具，工作效率提
高三倍多，这一回呀，看你們赤着脚也攪不上咱們咯。
（哈哈大笑）

刘志明：是啊，咱們鉗工組保守势力很严重。小張，你知道
我和你爸爸說些啥？（英搖頭）我想做个新工具，（指草图）
代替手工操作，如果这工具搞成了哇，不但当前施工进
度得到保証，将来咱們干活也省事多啦。

張玉英：我爸爸贊成不？

刘志明：他呀，他連耻也不耻一下。

張玉英：那你为什么不給他写几張大字报？

刘志明：哼！火都快燒到眼眉啦，写大字报頂啥，等他拿到
大字报再改进不就完啦。

張玉英：（关切地）那你准备怎么办？

刘志明：我想了半天，还是刀片技术問題不好解决，你爸爸
技术比我高明的多，他不插手有啥办法。

張玉英：你就不想办法啦？

刘志明：办法是有，可我脑袋瓜子还沒想到。要是組長支
持，再帮助出点点子，这工具就有希望……（轉口气）咳，
人家都不那么想，現在看起来，真有些扎手。

張玉英：說你們不行你們还不服气，一遇到問題就干瞪眼。